

# 再论女性学学科制度：“元问题”与研究领域

韩贺南

(中华女子学院,北京 100101)

**摘要:**女性学经过数十年积累,学科制度建设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需要从社会需求、学科范式转型、已往研究积淀3个维度进一步凝炼学科基本问题、研究对象、知识领域等重要问题。从女性学创始者的初衷、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女性”“性别”是女性学的标志性概念,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昭示着女性学学科制度的核心问题。女性学的“元问题”和研究对象不是女性,而是“有性别的女性”,由此,女性学的知识领域围绕女性性别的社会、历史、文化建构及其“有性别的女性”在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特殊存在展开,使它成为关涉自然、社会、人文各个领域的综合性学科。

**关键词:**女性学;学科制度;性别;学科元素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7)06-0031-08

近10年来,女性学学科建设研究比较沉寂。一方面,源于担忧从边缘到中心的“圈地运动”会限制研究锐气;另一方面,制度建设需要积累,成效难以速见。于是,大家潜心于各个领域的学术研究与实际推动,成果渐丰。这无疑为学科制度的建设提供了基础。同时,学科建设迟滞带来的问题却也日渐彰显。首先是掣肘专业建设。仅就女性学本科专业而言,内地高校第一个女性学系建系17年,创建本科专业11年,“我家有女初长成”。近些年来,又有本科专业相继产生。女性学专业人才素养,诸如专业价值观、理论、方法、技能等育成需以学科为沃土。此外,众多跨学科专业与课程正与各学科交绕,亦需女性学学科滋养,自不待言。简言之,女性学学科建设需要进一步推进。

## 一、既有研究回顾:探究与质疑

本文所谓的学科制度,也称内建制,即指学理层面的学科要素,诸如研究对象、基本理论、研究方法等问题。关于学科制度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妇女学”概念初始提出即多有论述,研究亦颇多,此不赘言,以下主要讨论新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年来的进展,包括从提出问题角度对学科制度建设的学术敦促。

### (一)众说不一的研究对象与知识领域

关于女性学的研究对象,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女性学’研究的对象是女人——‘自觉的实践活动着的女人’”,女性学“是一门关于女性的本质、特征、存在形态及其发展规律的整体性的科学”<sup>[1]</sup>，“女性”是女性学的“元问题”，女性学从这一“元问题”出发，“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

一的原则,逐渐展开对女性的本质、女性的特征、女性的存在状态、女性观念、女性问题与妇女运动、女性的未来与发展等层面的探讨,形成一个不断扩大的同心圆”<sup>[2]</sup>。这一观点在新世纪初即已提出,对女性学的研究对象、知识领域、研究方法都有较系统的论述,可以说自成体系。本文以为,将女性作为女性学的研究对象和“元问题”,略显笼统,似乎还需要对“元问题”进行进一步探讨,从而提炼出知识领域的内在逻辑。另一种认同度较高的观点认为:“学科化的妇女/性别研究就是要把妇女作为主体吸收进去,从各个学科入手,解构、分析男性中心的知识体系如何建构、如何传承性别不平等和其他等级表现,在批判、解构过程中创立自己的新学术和属于自己的理论。”<sup>[3]</sup>在这种观点看来,“‘学科性’只能作为妇女/性别研究外在组织结构和形式而存在,而‘跨学科性’才是其核心内容和基本特征,也就是说,妇女/性别研究在本质上是不能被学科化的,现在我们关注妇女/性别研究的学科化’问题,主要出于知识时代学科化的命名需要和制度安排而已。”<sup>[3]</sup>简言之,这种观点认为,女性学从学科制度上来说,是不能够学科化的,所谓学科化主要是针对建制而言的。近年来,关于妇女/性别研究的学术与实践层面的“精准化”<sup>[4]</sup>,似乎着力于女性学学术范式建设问题,但仍未着重于对女性学研究对象进行论述。这一观点,在认识论方面,秉承了女性学创始者的初衷,坚持女性主义认识论开启下的学术使命,即填补、匡正传统知识中女性的缺失或谬见;在学科性质方面,从“妇女/性别研究”的具体研究实际出发,强调女性学的跨学科性,凸显它几乎无所不及的知识领域,表明其难以或不能“划界”的学科特点。在学术合法性方面,女性学不以划界为依据,凭借新知识的生产彰显学术魅力与贡献;在社会合法性方面,着重于推动社会平等与公正。本文以为,上述观点符合女性学创始时期的初衷与研究状况,但女性学发展至今,学科元素不断积淀,诸如学术立场、研究范畴、问题领域等已经被研究者所感知,渴望成为学术共同体所认同的学术范

式。简言之,女性学不仅需要而且能够按照一般学术规范建立其自己独特的学科制度。还有研究者认为,女性学“是研究性别平等、和谐的社会、历史、文化作用与机制问题的综合性社会科学”,“是关于性别的社会、历史、文化建构的知识体系”,“人与性别是这一学科的基本问题。所有问题都是以它为中心展开的”<sup>[5]</sup>。这一研究遵循社会学家英克尔斯(Inkeles, A)定义社会学的基本思路,即历史、经验与分析三者结合的途径,具体说来,就是创始者的初衷,研究者关注的问题及如何研究、理性指向,认为女性学创始于对性别压迫的感知,初衷是对性别平等、社会平等的追求,研究者关注的是被学界忽略、扭曲的女性经验和与女性有关的问题。此外,女性学产生的标志性概念是社会性别,它已经成为女性学的基本分析范畴。据此,研究者认为,女性学的元问题是“人与性别”,研究对象是性别的社会历史文化建构。本文以为,此研究提出的女性学学科制度建设思路,尤其是在既有研究中发现概念和理论,值得借鉴;“人与性别”的核心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问题是尚未明确“元问题”和研究对象,需要对此进一步探究。

近来,有研究呈现了女性学多学科交叉的研究状况与发展态势,认为“多学科研究使妇女性别学的研究领域更加广阔”,“妇女/性别学研究范式主导下的交叉学科的形成又使其原有理论范围和研究方法迅速扩张”<sup>[6]</sup>。这一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不同于以往研究着重于思辨的方法,采用“实证研究”范式,主要对研究文本进行量化统计和诠释,并提出了妇女/性别学发展为交叉学科的可能性。本文以为,跨学科、交叉学科究竟是女性学的学科特点还是学科形态,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此外,需要着力于提炼学科交叉过程中出现的基本概念、理论等学科元素。

方案上,学界关于女性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尚未形成共识,主要分歧在于它究竟是性别视角的多学科、跨学科的妇女/性别研究,还是有明确对象的学科;它是关于女性的本体研究还是跨学科的知识改造;它能否成为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

它的研究对象是什么,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二)系统性、专业性与界域:林林总总的质疑

关于女性学学科,以往学界讨论较多的是学科如何界定,包括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问题。近年来,出现了一些从提出问题角度敦促学科建设的研究。关于制度与建制问题都有涉及,这里主要讨论学科制度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知识的系统性和界域问题。学科知识的系统性一方面指某一学科在学科体系之间的位置,或言,它的相对独立性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联;另一方面,指学科内部各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诸如,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研究方法的内在联系。有研究指出,“把女性研究等同于女性学学科,突出了跨学科与交叉学科性质,淡化或者模糊了女性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应该明确和守护的知识疆界”<sup>[7]</sup>。以上可见,女性学何以缺乏知识边界,即把广泛的女性/性别研究领域等同于女性学学科,而女性/性别研究又是一个多学科、跨学科研究领域,分别属于各学科,而不归属女性学。这一问题随着各学科妇女/性别研究的发展进一步凸显。由此可见女性学学科存在的问题:一是把研究领域等同于学科。这个领域是与妇女、性别有关的所有研究,知识宽泛散落;而学科应该是以“元问题”“核心问题”为原点和轴心的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体系,因而,具有清晰的知识界域。二是多学科、跨学科妇女/性别研究的学科归属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研究者亦各持己见。

其次是专业特质问题。这里的所谓专业特质主要是指某专业所特有的标志性专业元素,诸如专业理念与价值观、专业知识与技能、专业方法等等。有研究认为,女性学专业门槛太低,“只要把女性作为研究对象,把社会性别作为研究视角,就可以轻易地进入女性学领域”<sup>[7]</sup>。由此可见,就目前来看,女性学的学科与专业标志性元素有两点:一是女性,二是性别。即将女性和与女性相关的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将性别作为研究

视角。这并不足以表明女性学学科和专业的特质。有国内外研究者甚至谈到:“今天的大学里在任何一门学科面前只要加上女性和妇女两个字,就可以构成一个新的学科,对此,夏洛特·邦奇(Charlotte Bunch)的名言就是加点女人然后搅匀。”<sup>[8]</sup>研究者“以女性主义为例”,旨在批判解构传统学科制度造成的“学科划分的任意性”,这一观点固然有一些非学理因素的偏见和态度上的不友好甚至鄙夷,需要反思和纠正,可即便如此,海纳百川的女性学亦应对专业特质进行反思。同时,有研究认为,女性学研究“热情高于专业素养,性别意识强于学科思想,原有的学科依赖胜过女性学的专业背景”<sup>[7]</sup>。上述特点可谓女性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先要把被遗落的女性和女性问题加进去,在研究实践上表现为研究热情;同时运用女性学的基本分析范畴——社会性别,重新概念化;知识生产并非一蹴而就,需要较长的过程,因而,跨学科研究运用原有学科理论和方法研究女性和女性问题,表现为对原有学科的依赖。

再次是理论来源与学科的关系。每一个学科都有其基本理论。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思潮是女性学的理论来源之一。在关于女性学学科的论述中,尚未见到将女性主义等同于女性学学科的论述。但仍有将女性主义等同于女性学科之嫌。有研究认为,女性学研究“没有厘清女权主义与女性学学科之间的关系,把女性学学科等同于女权主义,认为女性学是女权主义逻辑上的延伸”<sup>[9]</sup>。毋庸讳言,女性主义认识论,即女性应该成为知识主体的观点催生了女性学的诞生,对传统知识女性缺失与扭曲的改造与批判成为女性学的学术使命,这一学术立场应该是女性学的特质之一。而这一点并未得到认同,反而成为学科制度“问题”。这一认识,与学界对女性主义理解的多样性有关,有学者从女性/性别研究的性别关怀角度批评研究者的“‘女权’倾向”,认为:“出于对男权的否定,将两性对立起来,争取女性在男性之上的权力;出于对两性完全不存在差异的认识,落入将女性归为男性的窠臼;出于

对女性的特质与独特体验的过度强调,回到男性中心主义的话语之中”<sup>[10]</sup>。某些观点并不能代表女性学的观点和立场,但同时,女性研究对一些批评应该反思,学界对女性学的误解亦应纠正。以上所及,从学科制度角度来看,专业元素的缺乏背后是学科依托与支撑不力。支撑专业的基本学科元素包括概念体系、基础理论、基本方法等。基本理论建设和方法建设又都需要围绕核心问题。有研究直言:“明确了女性学的学科性质、女性学的研究对象、女性学的基本问题等这些学科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就能为女性学研究方法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sup>[9]</sup>

以上可见,学界对女性学学科制度的质疑,主要是知识边界,尤其是跨学科研究与女性学的关系以及学科与专业特质问题。这与新世纪初相比已明显不同。其时,着重于说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或学科特性。不同者在于,问题指向折射出女性学研究现状和未来导向。一方面,追问女性学是一个女性/性别研究领域还是一个学科,渴望在众多女性、性别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炼研究问题及其大致领域,凝练学科元素,向学科迈进;另一方面,聚焦跨学科研究问题,试图在探究跨学科研究学科归属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女性学的学科性质,即跨学科是研究范式还是学科形态,也即女性学是否或能否成为一门交叉学科。这将推动女性学制度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

## 二、凝聚女性学学科元素的“三个维度”

一般来说,较为明确的研究对象、大致清晰的研究领域、相对独特的研究方法是学科学术合法性的主要依据。虽然打破学科壁垒,“开放社会科学”早已成为学科发展趋势,但也“并不主张废除社会科学内部的劳动分工”,“这种分工将以学科的形式继续存在”,重要的是如何“围绕学科建设的有效性达成一定的共识”<sup>[11](P103)</sup>。推进女性学学科制度有效建设需要进一步提炼学科元素,并从3个维度进行思考:一是学科的社会合法性;二是学科发展态势;三是学科的学术与实践积累。

### (一)社会合法性:“三个承诺”与“三个服务”

从服务社会的角度说来,学科是一种学术分工。有效性是学科划分的基本原则之一,有效性的基本要求则是更好地发挥各学科服务社会的功能,在学科制度与建制上处理好各学科的关系。

关于女性学的社会合法性,或曰社会需求,中国内地学界虽偶有论述,但鲜有专门讨论。西方女性学创始之初,有研究者提出“三个承诺”:“对妇女解放的正规承诺,对解释妇女压迫的科学承诺,对社会变革的实际承诺”<sup>[12]</sup>,从中可见,女性学肇始于妇女解放运动,试图服务于妇女解放运动和平等社会建设。近年来,我国内地学界亦有关女性学的社会服务领域问题,可以简要概括为“三个服务”,即妇女运动、妇女组织、妇女群体。有研究指出:“女性学一直担负着指导和推动妇女运动发展,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全面落实的服务女性群体、服务妇女联合会组织的学科任务”<sup>[7]</sup>,还有研究论及,“‘女性学科的问世是世界妇女运动和妇女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女性学学科的创立是发展妇女运动、深化中国女性研究的客观要求’,‘如果没有妇女学学科建设,妇女研究就总像一盘散沙,在科学领域中没有自己的家园’”<sup>[13]</sup>。这里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女性学与妇女运动的关系,二是女性学与女性研究的关系;亦认同女性学发端于妇女运动,服务于妇女运动,认为女性学的学术作为是将女性研究学科化。

以上可见,一些研究认为,女性学的服务对象是女性群体和妇女组织;社会使命是为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推动妇女运动提供理论和方法;学术作为是规范女性研究。社会需求是学科立足的根本,需要针对社会需求凝练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

### (二)学科范式转型:开放体系与多元方法

女性学学科制度建设需要顺应当下学科发展趋势,借鉴其他学科建设的经验。在学科范式建设上注重学术合法性。

在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就出现了跨学科研究。“1945年以后的

最引人注目的学术创新便是出现了一个被称为地区研究的领域,它是一个新的制度性范畴,用于把多方面的学术工作集合在一起。”<sup>[11](P40)</sup>地区研究是个涉及经济、政治、法律、历史、地理多学科知识的领域,需要各个学科共同研究。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对现代化/发展的关注倾向于将多门社会科学集结在一起,形成共同的研究规划”<sup>[11](P40)</sup>。当今,学科已经或正处于转型期。其主要特征在于学科框架的变革,“从过去所要求的‘客观、独特’的研究对象,‘唯一、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线形、单向度’的知识体系转向今天‘相对系统’的研究对象,‘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和‘球型、多向度’的知识体系”<sup>[14](P1)</sup>,即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知识体系方面都与以往不尽相同。研究对象相对宽泛,研究方法多元多样,知识体系立体、开放。这一变化,引起了学科标准、建设思路等诸多变化。有研究在总结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经验时指出:“我们一直认为高等教育学要成为一门学科,必须拥有自己的独特客观的研究对象和独特唯一的研究方法,甚至还认为理想成熟的高等教育学应该拥有像经典物理学一样的线形知识体系。”<sup>[14](P6-7)</sup>由于“对这些要求似乎深信不疑”,因而对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发展程度作出如下判断:“高等教育学之所以还没有达到这些要求,是因为这门学科成立的时间很短,如果假以时日,这些目标最后都能达到”<sup>[14](P6-7)</sup>。然而,当研究者“环顾周边学科的发展现状”时,却发现“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经典学科来看,它们都已经成立了一二百年以上,但是至今它们没有达到这些要求的任何一个,相反,它们在上述问题上均在不同程度上向相反的方向发展”<sup>[14](P6-7)</sup>。

与上述观点不同,也有学者对“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下,传统的学科制度遭到解构,知识的无政府状态或学科规划的任意性”<sup>[18]</sup>表示质疑,担忧“学科不再意味着一个理性的共同体,也不再是学者忠诚的对象,而成为学者谋求专业权力和利益的某种借口”<sup>[15]</sup>。

以上可见,学科范式并非不可改变的客观存

在,而具有一定的人为性,学界对传统学科范式的迷信正在打破。自19世纪以来形成的传统学科划分以及学科范式已经或正在发生着变化,虽然对这种变化臧否兼具,但至少意味着新的学术范式的蕴育。女性学学科制度建设需要“动观其变”,寻找符合自身特点的学科范式。

### (三)提炼学科元素:在积淀中爬梳

任何一个学科建设都要关注研究者在做些什么。女性学学科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对既有研究成果的研究。不同于其他学科,女性学建制建设学界一致认同,而制度建设,即要不要进一步规范学科制度观点各异。有研究者认为,女性学学科历史不够悠久,积累不足以凝聚学科;也有研究者担心学科领域的划分会限制知识的生产。本文不以为然。学科范式的转型不等于不需要学科范式。宽泛的研究对象、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开放的知识体系不等于没有内在逻辑的杂乱无章。关键是如何认识女性学的学科积累和如何提炼。

首先,女性学带来大量新知识生产。女性学自诞生之日起,社会性别即作为一个分析范畴广泛应用于各个学科领域。其研究领域之广,使研究者本身都认为难以或根本就不能够学科化;开设课程之多,令人瞠目;认识论、知识论之批判性,立场之鲜明甚至遭到很多批判。这从学科积累上来看,都是独特的积淀,需要对其梳理和反思,简要说来,要知道我们都做了些什么,从学理建设角度看,就是要提炼学科元素。

其次,从既有研究中提炼学科元素,就会更能体现学科原本的样貌。想要避免学科化带来的弊端,即限制原本的批判性与新知识的生产,就要认识既有研究的状况,了解其本来样貌,明晰、开辟研究领域,而不是削足适履。

质言之,时至今日,西方女性学半个多世纪的积累,中国女性学35年的孜孜以求与沉淀,在学理上和实践方面都为女性学学科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们需要在此基础上,提炼基本学科元素、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并围绕这些问题,寻找“元问题”和知识领域。

### 三、隐约彰显的“元问题”与知识领域

许多学者不主张按照19世纪学科形成的逻辑建立学科,认为其留有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痕迹。当然也有观点认为,妇女/性别研究如此宽泛,“不守规矩”,根本没必要和无法找到“元问题”和学科假设。还有研究者认为,妇女/性别学研究范式已经形成,表现在相同的视角、理论和话语体系,但是,存在“学科的基础理论体系分散、还不够整合”<sup>[27]</sup>等问题。然而,如果追寻女性学产生的历程和研究者所从事的研究,一些基本学科元素隐约可见。

#### (一)“元问题”：“有性别的女性”

“元问题”是引发问题的问题,是知识体系的根源与扭结知识的核心。如果追踪女性学的缘起和所从事的研究,隐约可见看似漫无边际的妇女/性别研究,始终被女性与性别这一关键问题所牵系。以往常常将两者分开来理解,认为女性和女性问题是研究对象,性别是研究视角或范畴,如果以性别为研究对象,那就是性别学而不是女性学了。本文以为,女性与性别,在女性学学科中的关系十分微妙和复杂,性别对女性的粘附和缠绕,可以使二者成为一个概念,即为“有性别的女性”。本文以为,不是女性,而是“有性别的女性”是女性学的“元问题”。

无需讳言,西方女性学诞生于民权运动中对女性受压迫的感知;中国女性学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转型中妇女问题的凸显,其时,人们称其为女性生存与发展的大地震。研究者将妇女问题界定为男女不平等问题,或女性生存与发展问题,此类研究颇多,自不待言。这些现实问题转化为研究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存在这些问题,诸多社会历史原因不足以说明它的特性,社会性别则成为一个独特的分析范畴,成为学科诞生的标志性概念。社会性别概念在学理上的意义,源于对人的属性的认识,人是有性别的,是“有性人”。严格意义上说,人的性别属性并非新发现,而对性别的社会、历史、文化意义的发现,是对性别作为人的自然属性的认识超越,正是它带来了新的知识领域。

一向被认为人的自然属性的性别,其实是一套社会安排,它镶嵌于人类所有活动及其成果之中,是理解社会、历史、文化的重要维度。于是人类社会、历史、文化中的性别就成为一个重要知识领域,它涉及到所有学科。

女性学首创这一概念,是因为性别不仅是自然性别,而且是与自然性别有关的社会性别,是妇女受压迫的全部原因或原因之一。于是,运用这一范畴解构传统知识与创造新知识。如果进一步窥视其背后的动因,可见女性学的本意不在于性别研究本身,而在于它如何造就了女性的不利地位。这其中可见,生发问题的问题不是女性,也不是性别,而是“有性别的女性”,是社会、历史、文化如何建构了女性的性别,如何影响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从而使女性地位的研究由政治诉求进入到学术领域。聚焦于女性学领域,它至少引发两方面问题:一是女性的性别;二是有性别的女性。具体说来,女性的性别是如何被人类活动,包括社会历史、文化等所建构的;有性别的女性作为人类的一半,她/们的活动及其特殊性如何。

#### (二)学科假设：“有性别的社会、历史、文化人”

一般说来,从学科的内逻辑结构来看,“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的逻辑前提和学科假定,经济学的逻辑前提是‘经济人’假定,社会学的逻辑前提是‘社会人’假定,而女性学的逻辑前提则是‘有性别的社会人’假定。”<sup>[9]</sup>这一观点对我们颇有启发,女性学的学科假设不仅是有性别的社会人,而且是有性别的社会、历史、文化人。这里有三个问题:其一,性别不仅是一个分析视角和范畴,而且是女性本体的特性;其二,性别有自然属性的一面;其三,性别是社会、历史、文化等人类所有活动的产物。女性学就是要求证女性的性别是如何被社会、历史、文化等人类活动所建构,又如何成为社会、历史、文化等的一部分的,以及有性别的女性她们的社会、历史、文化存在状态如何。由此看来,女性学是关于女性性别和有性别的女性社会、历史、文化存在的知识体系。它是一个十分广泛的研究领域,但亦有其内在的边

界:即“女性”和“性别”,一方面是女性的性别建构,另一方面是有性别的女性作为人类一半的特殊性,及其二者与社会、历史、文化的种种关联。这使女性学从以往的“人学”范畴和社会学范畴脱离出来,因为它并不从一般意义上追问人的本质和社会的存在方式。

### (三)学科性质:开放与整合

由以上知识领域来看,女性学的学科性质是涉及自然和社会、人文等多个领域的综合性学科。或者说是各个学科关于女性性别和有性别的女性的知识体系。它既包括女性作为人的自然属性的研究,也包括社会事实,还涉及思想、文化等哲学、人文科学领域中的女性与性别。

女性学涉及众多领域,一方面彰显了它的开放性,另一方面也容易使它成为一盘散沙。要避免这一问题,就要进一步凝炼学科元素。从各学科的女性研究中提炼概念和理论,并加以归类与整合,厘清理论、概念类别与层级。本文初略论及以下几点,以为例。

哲学层面上的爱与平等理念。女性对爱、关怀、平等的追求,在学理层面上凝聚为爱与平等的概念和理论。诸如,西方理论中女性的关怀伦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母爱,近代以来的男女平等概念与理论等等,均需要进一步梳理。历史层面上,女性以特有的方式参与历史的创造,在历史事实基础上提炼的差异与共生的理论;文学艺术上由女性特殊的艺术创造与艺术形象发展出的独特的女性文学艺术理论;在社会层面上,女性独特的存在方式与发展规律;甚至在空间地理层面女性特有的存在空间与足迹,等等,并在各学科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能够涵盖各学科的可通约性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辨识理论和概念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其内在逻辑,形成知识体系。这对女性学来说,不是没有可能,而是需要进一步努力。

### 四、结语

中国内地女性学科制度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各学科女性/性别研究的成果积累,即通常所说的跨

学科研究的出现,对女性学学科提出了挑战。具体说来,这些学科的女性/性别研究主要应用所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需要女性学科理论方法的支撑;另一方面,女性学专业人才的培养需要较深厚的学科背景。这些促使研究者进一步探讨女性学的学科范式问题。同时,女性学的数十年积累,为基本学科元素的凝聚打下了一定基础。女性学需要回应社会需求、顺应学科转型的学术潮流,梳理以往丰厚的研究,提炼学科元素。

“女性”和“性别”成为女性学学科的标志性概念。两个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或分或合,昭示了女性学的“元问题”、学科假设、研究对象与知识领域。本文初步以为,“性别”与“女性”在具体情境中并非是两个概念,性别可以标识女性的本体特征,又可开启对女性性别的社会、历史、文化建构的认识,以及对有性别的女性在社会、历史、文化中特殊存在的探寻。女性学的“元问题”并非“女性”,而是“有性别的女性”,女性学的学科假定或可为“有性别的社会、历史、文化人”。无论是对女性性别的社会、历史、文化建构的探究,还是对作为人类一半的“有性别的女性”在社会、历史、文化中独特存在的研究,都涉及到自然、社会、人文三大科学领域。但是,无论它的研究领域多么广泛,又都牵系于性别与女性这两个可分可合的概念,从而隐约呈现出女性学大致的知识领域。

女性学制度建设需要也能够多学科研究基础上提炼统摄、驾驭学科的宏观概念、理论,分析具体问题的中观、微观概念和理论,增强学科内在实力,彰显中国特色。

### 参考文献:

- [1] 魏国英. 女性学理论研究的几点思考[J]. 现代妇女(下旬), 2011, (3): 63-66.
- [2] 魏国英. 女性学学科定位及理论发展[J]. 妇女研究论丛, 2002, (3): 42-44.
- [3] 杜芳琴, 王珺. 三十年妇女/性别研究学科化[A]. 莫文秀. 中国妇女教育发展报告[C].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340.
- [4] 杜芳琴. 中国妇女学应迈向“精致精专精准”新目

- 标[N]. 中国妇女报,2017-01-10(B01).
- [5] 韩贺南. 女性/性别学学科范式再探析——研究对象与知识领域[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12,(1):51-55.
- [6] 王晶,陈莹,李乾坤. 关于妇女/性别学的学科范式思考[A]. 云南民族大学. 全国妇女/性别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昆明:云南民族大学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2017. 359.
- [7] 叶文振. 论女性学的学科系统性与专业性[J].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6,(5):16-20.
- [8] 王建华. 知识规划与学科建设[J]. 高等教育研究,2013,34(5):9.
- [9] 于光君. 女性学研究方法刍议[J].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7,(5):37-42.
- [10] 蒋颖荣. 论女性学的继承性与民族性[J].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6,(5):7-10.
- [11] [美]华勒斯坦,等. 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
- [12] [美]玛丽琳·J·波克塞. 当妇女提问时[M]. 余宁平,等,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16.
- [13] 魏国英. 女性学研究的方法与方法论问题[J].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5,(1):1-6.
- [14] 刘小强. 学科建设:元视角的考察——关于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反思[J]. 厦门: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08.
- [15] 王晶,李乾坤. 妇女/性别学科建设刍议——以首批高校妇女/性别研究为中心的考察[J].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7,(4):31-36.

## Redisussion on the Disciplinary Mechanism of Women's Studies: “Meta-Problems” and Research Areas

HAN Henan

(China Women's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Over decades of development, the disciplinary mechanism of women's studies has advanced to a new period. It's urgent to explore the basic problems, research subjects and areas from social demands, transformation of discipline and previous study. Based on the initial intention of founders, focus of researcher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female” and “gender” are the two essential terms of women's studies,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of which anticipates the core problems of the disciplinary mechanism of women's studies. The “meta-problems” and subject of women's studies are not females, but “gendered females”, therefore, the areas of women's studies develop around women's social, historic,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together with the special existence of gendered females in all aspects of social life, which makes it a comprehensive discipline related to science,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Key words:** women's studies; disciplinary mechanism; gender; disciplinary elements

(责任编辑 鲁玉玲)